

空宗與有宗

(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253 ~ p.263)

【《般若經講記》補充講義：大乘空義 2-3】

釋貫藏 敬編 2012/1/28

目次¹

第十二章 空宗與有宗	1
一、空宗與有宗，是事實的存在.....	1
(一) 儘管佛法是一味，空有是無礙無諍的；而事實上，印度確有空宗與有宗的存在.....	1
(二) 對於空有二宗的「根本不同處」，應該深刻地去認識他.....	2
(三) 在一味的融貫上，空有之間可有相對的側重而不應該彼此脫節.....	2
二、依空有相對側重的差降層次，相對安立有空二宗.....	2
三、有宗：口口說空，而實是念念不空（他空：異法是空，異法不空）.....	4
(一) 有部：勝義實有、世俗假有，皆不可空；錯亂行相的執著，才是空.....	5
(二) 唯識宗：「現似外境」是空，「不離心的境」是不空；「空性」是依於「依他有法遠離遍計所執」而顯的，是「勝義有」.....	6
(三) 真常唯心論：執境及似義顯現的外境是空，虛妄雜染心也是空.....	7
(四) 小結：有宗的立足點、歸宿處，是實有、真有.....	8
四、空宗：在說此空時，即說此是有（此法有故，此法即空），不是另有不空（自空：即空即有）.....	8
五、總結：觀察空義，應細察他是如何觀空和最後的歸宿點何在（二宗的諍點在此）；要融貫空有，必須在此闢出一條通路來.....	9

—— 本文² ——

第十二章 空宗與有宗

現在略談空宗與有宗，作為本論的結束。

一、空宗與有宗，是事實的存在

中觀宗又稱之為空宗，因為他是深刻發揮空性的，以一切法空為究竟了義的，以空有無礙為本宗的特色。稱唯識等為有宗。

(一) 儘管佛法是一味，空有是無礙無諍的；而事實上，印度確有空宗與有宗的存在

¹ 案：凡「加框」者，皆為編者所加。

² 案：1、凡「首行未空二格的段落」，在印順導師的原文中，皆屬「同一段落」。

2、印順導師原文，若為編者所略部分，以「…〔中略〕(或〔下略〕)…」表示。

3、文中「上標編號(如：⁽¹⁾)」，為編者所加。

4、梵巴字未引出。

⁽¹⁾有些學者，以為佛法是一味的，沒有空有的差別。⁽²⁾有以為佛法雖有空有二宗，而實際是共同的。特別是中國學者，採取調和的姿態，大抵說空宗與有宗是無諍的。

⁽³⁾論到空與有，我也覺得是無諍的，釋尊的教法是一味的，以緣起安立一切法，以解脫為究竟。究竟的真理，當然是一致的。

然而，佛雖沒有替有宗、空宗下過定義；儘管佛法是一味的，空有是無礙的，而事實上，印度確有空宗與有宗的存在。這不但大乘佛法有空有二宗，即聲聞學派中也是空有對立的，如毘曇與成實。二千餘年來的佛法，空有兩大系始終是存在的，這是一種事實，任何人也不應該否認他。

(二) 對於空有二宗的「根本不同處」，應該深刻地去認識他

所以我們不應以佛法是一味的，即抹殺此種事實，二千餘年來的空宗與有宗，雖是互相融攝而終於彼此相拒，這必有他的根本不同處，否則為什麼會有此糾葛不清的對峙現象？

空宗與有宗，彼此相互攝取對方的善巧而融貫他，印度如此，傳到中國也如此；但無論如何，空宗與有宗的差別是存在的。

此空有二宗的根本不同處，應該深刻地去認識他，不應該模稜兩可的「將無同」³地去融貫他。

(三) 在一味的融貫上，空有之間可有相對的側重而不應該彼此脫節

^(一)⁽¹⁾佛說有也說空，說事相也說理性，於空有、事理、性相，應該是相應的、協調的、融合的，而不是對立的、脫節的。

⁽²⁾佛陀以後，佛弟子都融會空有、性相、事理，但因或有所偏重，漸漸現出不同的形態來！

佛法既然是一味的，則空有、性相等在此一味的融貫上，是可有相對的側重而不應該脫節的。若有了彼此不相融貫的現象，則空有、性相等間，必有其脫節處。這如不是兩方面都錯，那必是其中的一面不對！

^(二)還有，大小乘佛法，無不說性相、空有、事理的，對於空宗與有宗的分別，不要以為有宗就只說有而不談空，空宗不談有而只說空，也不要以為空宗與有宗都談有空而就沒有空宗與有宗的差別。

二、依空有相對側重的差降層次，相對安立有空二宗

後世學者以中觀的勝義空為空宗；以說勝義一切空為不了義的是有宗。但從全體佛法中的空有相對側重去看空有二宗，空有之諍，如一般哲學上的唯

³ 將無同：猶言莫非相同；恐怕相同。(《漢語大詞典(七)》p.805)

心、唯物之爭一樣。如某一唯物論者，有人批評起來，某些地方不能徹底的唯物，還是唯心的。唯心論的哲學家，有些地方也不能徹底的唯心，也有接近於唯物的。佛法中的空有二宗，也有這種的傾向。

所以可作如下的解說：^{〔一〕}一切外道是有宗，佛法是空宗。因為出世的佛法，必是符合於三法印、三解脫門的。外道是有我論的，佛法是無我論的，說一切法歸於空寂，這是佛法與外道的不同處。不但大乘法如此，聲聞法也如此。所以《法華經》稱佛陀為「破有法王」。

^{〔二〕}又佛法有大乘小乘，可以說小乘是有宗，大乘是空宗，此與前一對意義多少不同。

^{〔1〕}凡是大乘，都是說一切法空的，至於說空是了義或不了義，那是大乘學者對於一切法空進一步的抉擇。大乘佛法的基本論題，是一切法本來不生，本性空寂，這是遍一切大乘經的。^{〔2〕}聲聞佛法對此說得很少，所說的也不大明顯。聲聞的常道，是側重於緣起的事相，多發揮緣起有而說無我的。有一分小乘學者，因此執法為實有。

故大體上，可說是小乘談有，大乘說空。中觀者不承認聲聞乘執有，或決定不了法空，這裏不過是依學派的各有偏重而說。

唯識學者曾分小乘學派為六宗：從我法俱有宗到第六諸法但名宗。即空義的逐漸增明，漸與大乘空義相鄰近。中國地論學者也分為四宗，說到毘曇有與成實空。這可見空有二義，單在小乘學派中也是存在的。此小乘六宗，不是漸次進化到如此的，是古代學者將發展的學派，從空義淺深的觀點而組成如此次第的。

這樣，聲聞乘對外道，聲聞乘是空宗；若聲聞乘對大乘說，則可稱為有宗。在聲聞佛法中，如法無去來宗對法有我無宗，空義增勝，但望於諸法但名宗，那仍是多說有。這些，都是在相對的比較下，有此空有的階段不同。

^{〔三〕}在大乘一切空義中，又轉出三大系統來：^{〔1〕}或說遍計執無，依圓是有，如虛妄唯識宗。以妄執是無，事理是有，所破除的一切妄執，比起聲聞乘來廣大得多。

^{〔2〕}進一步，如真常唯心論者，則說一切事相都是虛妄的，虛妄即是空的，依他起法也空，較之唯識空義又增勝了。^{〔3〕}但若以中觀的空宗來說：世俗諦法，一切皆有，勝義諦中，一切皆空。說假有則一切無非假有，就是涅槃也如幻如化。勝義說空，則一切法皆空寂。到此，空義才臻於究極，也才算是空到家了。

^{〔四〕}但在勝義空宗中，承認一切皆空而於世俗諦中許是實有的中觀者，如清辨論師等，還帶有有宗氣息。必須說世俗一切假有，這才是徹底的空宗。

依此差降層次，相對的安立有空二宗。但真正徹底的空宗，那唯有中觀者，唯有確立二諦都無自性的中觀者。⁴

⁴ (1)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》p.258：

三、有宗：口口說空，而實是念念不空（他空：異法是空，異法不空）

有宗，也還是說空的，他所以不是究竟的空義，不合於中觀的了義，這可以從各宗派明空的方法去了解，即可以看出他們口口說空，而實在是念念不空的思想。⁵

⁽¹⁾一切法空性，為可能成佛的理性。⁽²⁾依佛菩薩的教化，發心成聞熏習，為可能成佛的理性。

事理是一致的：如不是緣起的，就不是空的；不是空無自性的，也就不會是從緣起的。因為無性空，所以從緣而起；從緣而起，所以是無性空的。

無性而緣起，緣起而無性，佛在坐道場時，就是這樣的通達：『觀無明（等）如虛空無盡，……是諸菩薩不共妙觀』。依此而成佛，佛也就依此而說一乘，說一切眾生有佛性。

(2) 印順導師《般若經講記》p.4：

從見中道而成佛的圓證實相說：從畢竟寂滅中，微見一切法的體、用、因、果，離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如《法華經》說：『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，所謂：諸法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體，如是力，如是作，如是因，如是緣，如是果，如是報，如是本末究竟等』。所以，空寂與緣起相，無不是如實的。但這是非凡愚的亂相、亂識所得，必須離戲論的虛誑妄取相，那就非「空無所得」不可。

所以，經論所說的實相，每側重於如實空性、無性。要見性相、空有無礙的如實相，請先透此「都無所得」一關——迷悟的關鍵所在。

(3) 印順導師《學佛三要》p.231～p.232：

小乘的修學者，做到生死解脫了，便算了事。苦痛既已消除，也再不起什麼作用了。這是小乘者的涅槃觀，大乘卻有更進一步的內容。這可分兩點來說：（一）、約體證的現（相）實（性）一味說：

⁽¹⁾聲聞者證入法性平等時，離一切相。雖也知道法性是不離一切相的，但在證見時，不見一切相，唯一味平等法性。所以說：「慧眼於一切法都無所見」。聲聞學者的生死涅槃差別論，性相差別論，都是依據古代聖者的這種體驗報告而推論出來。

⁽²⁾但大乘修學者的深悟，在證入一切法性時，雖也是不見一切相（三乘同入一法性；真見道），但深知道性相的不相離。由此進修，等到證悟極深時，現見法性離相，而一切如幻的事相，宛然呈現。這種空有無礙的等觀，稱為中道；或稱之為真空即妙有，妙有即真空。由於體證到此，所以說：「慧眼無所見而無所不見」。依據這種體證的境地，安立教說，所以是性相不二論，生死涅槃無差別論。在修行的過程中，證到了這，名為安住「無住涅槃」，能不厭生死，不著涅槃，這是小乘證悟所不能及的。但大小的涅槃，不是完全不同，而是大乘者在三乘共證的涅槃（法性）中，更進一層，到達法性海的底裡。

(4) 印順導師《寶積經講記》p.123：

空的究竟了義是：緣起法唯是假名，所以是畢竟空；但畢竟空不礙緣起如幻，才是空有無礙的中道。

(5) 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210：

三、「妙有真空」二諦（姑作此稱）：此無固定名稱，乃佛菩薩悟入法法空寂，法法如幻，一念圓了的聖境。

即真即俗的二諦並觀，…〔中略〕…此中所說俗諦的妙有，即通達畢竟空而即是緣起幻有的，…〔中略〕…這是即空的緣起幻有，稱為妙有，也不像不空論者把緣起否定了，而又標揭一真實不空的妙有。

⁵ (1) 印順導師《性空學探源》p.5～p.6：

何為空宗？何為有宗？此義極明白而又極難說。扼要的說，空宗與有宗，在乎方法論的不同。

(一) 有部：勝義實有、世俗假有，皆不可空；錯亂行相的執著，才是空

今舉例說明：如薩婆多部是法有我無宗，何以我是無而法是有？所以說有或說無的理，是依於認識論而說的。⁶

⁽¹⁾ 凡主張「他空」——以「此法是空，餘法不空」為立論原則，就是主張空者不有、有者不空的，雖說空而歸結到有，是有宗。⁽²⁾ 凡主張「自空」——以「此法有故，此法即空」為立論原則，就是有而即空、空而即有的，雖說有而歸結到空，是空宗。

依著此項原則，⁽¹⁾ 在認識論上，「緣有故知」是有宗，「無實亦知」是空宗。⁽²⁾ 在因果依存的現象論上，「假必依實」是有宗，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」是空宗。

此等空有分宗的差別，在大乘中充分發揮；而思想的根原，早已在阿含經與毘曇論中顯出他的不同。

所以對於空義的研究，雖應以「大乘空相應經」及《中觀論》為中心，但能從阿含及毘曇中去探求，更能明確地把握空與有的根本歧異，更能理解大乘空義的真相，不被有宗學者所惑亂。本論就是想在這方面給以概略的研究。

(2) 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a9：

緣起性空，本於生滅的不有不無、不常不斷、不一不異、不來不出。生滅的因果諸行，是性空的緣起，緣起的性空。

這在一般有情，是不能正確理解的，一般總是倒覺為自性實有，或由實有而假有的。所以佛說一切從緣有，一切畢竟空，就有人大驚小怪起來。甚至佛法中，也有有宗起來，與空宗對立，反指責空宗為不了義，為惡取空。

有宗與空宗，有他認識論的根本不同處，所以對於兩宗認識的方法論，《今論》特別的給以指出來。中國學者一向是調和空有的，但必須對這一根本不同，經一番深刻的考察，不能再泛泛的和會下去。如根本問題不解決，一切似是而非的和會，終歸於徒然。

我是同情空宗的，但也主張融會空有。不過所融會的空有，不是空宗與有宗，是從即空而有，即有而空的中觀中，使真妄、事理、性相、空有、平等與差別等，能得到相依而不相礙的總貫。本論末後幾章，即著重於此。

我覺得和會空有，空宗是最能負起這個責任的。即有而空，即空而有，這是怎樣的融通無礙！在這根本的特見中，一切學派的契機契理的教說，無不可以一以貫之，這有待於中觀者的不斷努力！

(3) 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48~p.49：

這可以附帶一說空宗與有宗的不同根源。空宗與有宗所諍的，主要為對於空的論法不同。

⁽¹⁾ 空宗說：一切法是本性空的；因為一切法的自性本空，所以一切法是緣起有的。「空中無色」而「色即是空」，所以空與有不相礙，一切空而可能建立一切因果、罪福，以及凡聖的流轉和還滅。

⁽²⁾ 這點，中觀以外的學者，都難以承認。他們以為空是空的，即不是有的；有是有的，即不是空的。聽說「一切皆空」，就以為是毀壞一切的惡見，以為一切因果、罪福，甚麼都不能有了，所以至少非有些不空的纔對。依這種認識而開展的思想，不但外道、小乘，就是大乘的唯識學——有宗，也不免如此。因之，對於經中的「一切皆空」，不是根本的反對它，就給以非本義的修正：空是不了義的，這是依某種意義說的，其實某些某些是不空的。總之，他們勢必尋出一些不空的作根基，才能建立他們的宇宙觀與人生觀，建立他們的流轉論與還滅論。

空有二宗的諍論不已，根本即淵源於此種認識以及論理方式的不同。所以假如說：中觀的論理方法，處處合於唯識家的因明，那簡直是大外行！

⁶ 印順導師《性空學探源》p.141~p.144：

學派佛教對於認識對象的有無，有兩種見解。第一派，如薩婆多部等，說「有」，就是以「可認識」為定義，如《順正理論》卷五○云：

為境生覺，是真有相。

〔一〕〔1〕〔A〕 凡是事相與理性（事相方面的因果法；理性方面的如不生不滅的涅槃等法），或心與境，這些都是可知境；凡是可知的，即是實有的，確實如此，任作若何的分析，這些法的自相是不失的。故事理、心境等，一切皆是實有的，即勝義有。〔B〕 依勝義有而相續、和合有的，是世俗的。這都是有的，不能說空。

〔2〕但在認識這有為、無為的一切法時，有因為認識錯誤，有錯亂的行相現起，於此錯亂行相的執著為如何如何，這是沒有的，是空的。

〔三〕〔1〕如薩婆多部以色、香、味、觸、地、水、火、風等八微和合而有瓶、柱等，以為〔A〕能成瓶等八微是真實有，〔B〕八微所現起的瓶柱等是假有。此假有的瓶、柱，也不應是空，因為假是依實立的，假有是用，用是不離體的，所以勝義是有，世俗也是有。

〔2〕若人不知瓶等是和合相續的，將瓶等看作是整個的，不變的，這是認識的錯誤——行相錯亂，此行相錯亂所執的，才是沒有的。

〔三〕〔1〕如說我是五蘊和合而有的，〔A〕五蘊是勝義有，〔B〕依勝義的五蘊而建立假有的補特伽羅我。〔2〕若於補特伽羅的假有法，執為常、一、實在的我，這種錯誤認識的我，才是應該破除的。

〔四〕這種明空的方法，只能破除小部分的執著。故薩婆多部所說實有、假有，都是不可空的，空的僅是主觀認識的錯誤。這樣的空，僅是心理的誤覺，而與心境事理無關。

〔二〕 唯識宗：「現似外境」是空，「不離心的境」是不空；「空性」是依於「依他有法遠離遍計所執」而顯的，是「勝義有」

進一步，如唯識宗的空。他信受一切法空性，但此空性是依於依他有法遠離遍計所執而顯的，此空性是勝義有。唯識者是不同於小乘的。

有為法的心、境中，〔1〕如薩婆多部所說，於境上所起的錯亂行相，當然是沒有的。

〔2〕認識上的境相，如不了解心境的關連，不知道境不是離心而獨立的客觀存在，有此心生有此境現的，這種現似外境，也是空的。

唯識家的意思，〔一〕〔1〕不單是有此孤零零的心，〔2〕境是以虛妄分別心為自性的，

這是說，只要為心識的所緣，能夠生起認識覺了的，其所認識到的，決定有真實相存在。…〔中略〕…

所認識的必定是有，…〔中略〕…所以《成實論》卷二下個論斷說：

若知則不無，若無則不知。

第二派，像經部師，有著另一種思想，以為認識到的對象，不必盡皆是有，可以有，也可以無。…〔中略〕…

知識可以緣到幻事、乾城等，可見所識的可以通於無；對象雖無，還是可以成為認識。所以他主張的「無」，與有部的定義不同，「無」，不是什麼也沒有。所認識可通於無，…〔中略〕…

《成實論》卷二結論說：

識法，有則知有，無則知無。

這就是學派佛教兩種認識論的基本見解與其理由。

這種不離心的境，也是有的，屬於緣起的因果，不可說空。^{(一)⁽¹⁾}若現有離心而外境的境，這是遍計所執，是應該空的。⁽²⁾甚至說離境而有實在的心，也是錯亂的，空的。

唯識者的空義，比起薩婆多部來，範圍是更廣大了。所空的內容，⁽¹⁾不但行相的錯亂是空，⁽²⁾即現起的境界，好像是有安定的、實在的、離心獨立的自體不空，而實是感業熏習的妄現。此現似外境，薩婆多部以此為真實有的，唯識宗即不計為實。

護法論師以七識的執著我法為遍計所執，是空的。其實，心生時似義顯現，在心識中有實在境相顯現，自然地如此顯現，這即是遍計所執，非破除不能解脫。

7

唯識者說境空，或說離心的外境是空，是空有隔別的，說境空即等於沒有，而緣起的事實，使他不能不承認不離心的現境為不空。

所以他說現似外境空，即同時承認唯心的內境不空；說是遍計執空，即說依他的心識不空。即使說，若執著唯識也是可空的，但此心空，是對境而說的心，指別體的能取心，即行相錯亂而妄執心為離境的心。這雖是空，而同時即承認虛妄分別有的心識是不可以空的。

唯識者儘管說空，終於是此空彼不空，說此空而反顯彼不空；由於彼不空，才能成立此為空。即有即空的自性空，唯識學者是從來不曾理解過的。

(三) 真常唯心論：執境及似義顯現的外境是空，虛妄雜染心也是空

真常唯心論者，所講的空更擴大了！⁽¹⁾執境、現似心外的境，固然是空的，⁽²⁾即虛妄分別心也說是空的。虛妄分別心的所以是空，對清淨的本體或真心說。

⁷ 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212～p.213：

從凡聖二諦說，世俗諦，諦是不能離幻現的。

從差別的觀點，雖可說世俗是如幻現的，以凡夫愚癡而執為諦實有。此諦實執為一類，如幻現又是一類。

但從凡夫的境界說，凡是諦實的，不能離幻現而存在。凡夫心境的現相與諦實相，不可機械的分開，以為這是幻現，那是實有。在凡夫直感的認識上，有此法現前，即有諦實相現前。一切緣起幻有，於凡夫即成為實有。也就因此，觀凡情的諦實相不可得時，如幻現相每是畢竟不起而都無所見。

唯識家雖重於依他起及遍計執的差別說，但也有此義，即凡夫位的染依他，即是遍計所執性，諦是不能離開現象而安立的。

反之，離諦實相的性空，也須在現象上觀察，如色性空，一切法性空，不能離現象而說空（利根見道能即空而有，因此才有可能）。

但凡情妄現的諦實性，雖不離現相，由於聖者悟入畢竟空，後得智境即不執為實有，了知一切法本為如幻有而非諦實性的，這才是現相而非諦相。諦與現的差別性，才明顯地表達出來。

凡夫位中，不宜過於為現相與諦相的隔別觀察。⁽¹⁾唯識家說三性，即偏重在遍計執性不是依他起性，由此竟引起不許依他性空的偏執。⁽²⁾中觀者說二諦，重在世俗於眾生而成諦，破除世俗諦而引凡入聖。但不得意者，又每每流於惡取空，即誤以為空能破一切法。結果，或類似方廣道人的撥無一切，或轉為形而上的實在論。

真常心不與虛妄相應，即使有虛妄相顯現而仍是不為妄心所染的。

^[1]無為本體不與妄染相應，有時也說他是空。空是離妄染的意義，實則真如法性心是諸法的本體，有一切真實功德，是不可說他是空的。^[2]虛妄心是後起的，屬於客，是可以沒有的，故說妄心是空。

^[1]虛妄唯識者，不能抹煞境相的緣起性，所以雖說境空而又立唯心的內境不空。^[2]照樣的，真常唯心者，那裏能抹煞緣起的心識事實？所以雖說妄心空而又立真心不空。依他說：隨境而轉的虛妄心，從隨緣而流散邊說，雖不離真心，而是可以也是應該空掉的。此心隨染而不失自性的，即心與理冥而相應的，是照而常寂寂而常照的真心，此不可以說空。否則，緣起的心相、境相即無從說起。

真常唯心論者與虛妄唯識論者所說雖不同，依此法不空而說彼空，並無差別。

上來所列舉的三家，對於空義的解釋各有不同：^[1]薩婆多部說執境為空。^[2]唯識者則不但以行相顛倒的執境為空，即現似所取，好像實有離心的所取境也是空的。^[3]真常唯心論者，不但承認執境及似義顯現的外境是空，即唯識不以為是空的虛妄雜染心，也說是空的。

三家的空義有廣狹，但他們總認為此是空而另有不空者在。如^[1]薩婆多部說執境是空，而現前的外境不空；^[2]唯識說似離識現的境是空，不離於心的內境不空；^[3]真常者則說妄心也空而清淨本體不空。

（四） 小結：有宗的立足點、歸宿處，是實有、真有

三家的空義雖逐漸廣大，然總覺有一不空者在，依實立假，依不空立空——「執異法是空，異法不空」。他們的立足點、歸宿處，是實有、真有，所以這三家稱之為有宗。

四、空宗：在說此空時，即說此是有（此法有故，此法即空），不是另有不空（自空：即空即有）

空宗與有宗不同，在說此空時，即說此是有，並不以為另有什麼不空的存在。這種思想，源於如來的自性空，^[1]在小乘學派中早就有了，不過不貫徹不圓滿罷了！如大眾部、經部等，說過去、未來法是無，幻化無，影像無等。他們所說的「無」，不是說沒有這回事。作夢是一種事實，不能說他沒有，但夢中所現的一切事，不是實在的一回事。說夢中沒有實在的自性事，不是說夢事也沒有。

薩婆多部以為假有並不是什麼都沒有，無自性的假有還是有的。以為假有法無有自性，但假有必有一實有為依，才有假有的呈現。如勝義有與世俗有，薩婆多部也主張不是截然的兩體。因此，他說夢是實有的，如見人首有角，人與牛馬等角是真實的，不過行相錯亂，以為人首有角而已。

經部師等，說夢幻假有無實，即承認此是無實性的假有，如夢中人首有角，那裏

有有角的人，這是無的。但夢事非都無，不過是無自性的假有罷了！⁸

經部師們，在某些事象上，雖也達到無自性而假有的理論，但不能擴充到一切法上去。

⁽²⁾大乘根本中觀宗等，從空相應的緣起義，了知一切法都是無自性的，無自性不是什麼都沒有，無自性而緣起法還是可以建立的。無性而可得可見的幻有，徹底的通達了現相與本性的中道。這樣的說空，不是另外承認有不空的實在，這是空宗與有宗的差別處。

空宗是直觀因緣法的現而不實無實而現的，由此達到一切法空，一切法假。⁹空宗以勝義空為究竟，其歸宗所在，是畢竟空。此空，不是有空後的不空存在，也不是都無的頑空。

五、總結：觀察空義，應細察他是如何觀空和最後的歸宿點何在（二宗的諍點在此）；

要融貫空有，必須在此闢出一條通路來

總之，不論小乘大乘，依有宗講，不論空得如何，最後的歸結，還有一個不空的存在，不能即空而說有。

⁸ 印順導師《性空學探源》p.150~p.151：

無的，能否認識得到，是學派中很重要的諍論。如經部等容許知無的，確是空義開展的重要理論。研究其根本差別所在，是對「有」的看法不同。⁽¹⁾所緣有宗說有就是存在，是獨斷的；⁽²⁾所緣無宗則是批判的，認為對象的「有」，認識時並不能了解，須經過一番判斷的。如《成實論》卷二說：

是識但能識塵，不辨有無。

⁽¹⁾所緣有宗的成立其有，不單在所緣相上，必定推到所緣相所依託的法上去。他由存在的觀點出發，不以所緣為對象，由所緣而推其內在所依的實體。⁽²⁾所緣無宗，則專在認識所緣上判斷，無的則如實說它是無。

是不是專在所緣上判斷有無，是二者很重要的一個差異點；後代大乘空有之諍，問題也還在此。

又，⁽¹⁾有宗推論到所緣相內在所依的實在，但錯亂覺的，還是認為是無。如「我我所覺」的所緣，承認是無而須破除的；那麼，這錯誤的認識、知無的認識等，都必須歸結到心的行相上去。錯亂之無，是內心錯誤造成的，不是外境不實。有部他們說夢境是有的，如夢見一個人頭上生角，這當然是錯誤是不會有的；但各別的人頭與角，是實有的。綜合的錯誤，是內心造成的，還是有他各別的實在所依。所以一切有部，正面看他是在盡力發揮其實在論；從另一面看，他是個心理主義者，在錯亂行相範圍的擴大發展之下，它可以走到唯心論的境域裡去。

⁽²⁾反之，容有知無者，對象之無確實是無，錯誤不必建立在內心行相上，幻妄的所緣相本身，非有現有的，不必安立在心或名上，對象當體就可安立，所以不必走上唯心。

大小空有的思想，在錯綜的交流著。

⁹ 印順導師《性空學探源》p.119：

綜合看，東南學派偏重空，西北學派偏重有。空，東南學派近於勝義空，西北學派近於世俗空。

假有的發展擴大，終於到達一切法空；空得徹底究竟，又是法法如幻假有（故主空的案達羅學派，又可以承認一切法有）。

東南與西北二學系，向著空有兩極端發展，兜了一個大圈子，最後卻又兩相會面，終則綜合會歸到大乘經的法法假有、法法性空的究竟空義。

所以觀察空義，應細察他是如何觀空和最後的歸宿點何在。空宗與有宗的諍點在此。凡佛法中的諍論，如假實之諍，法有法空之諍，中觀與唯識之諍等，諍點無不在此。

要融貫空有，必須在此闢出一條通路來，不能盲目的、徒然的作些泛泛的融會，自以為然的無諍。空宗與有宗的主要分歧點，今於本論特地指出來，希望空有同宗的學者，加以深切的思考！